

父亲的手，灰暗而无光，皮肤脆薄得有些像糊灯笼的油纸。我走出门，回头看到他追出来，拄着拐杖，站在门口。我回过身来，握着他的手，突然发现这是一双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的

父亲与我

朱春阳

2010年5月6日回到家，7日下午就离开，然后去武汉参加一个活动。离家时候，似乎和之前的离家没有什么区别；只是，我第一次握着父亲的手，看了又看。父亲这年82岁，和很多老人一样，老年的脾气变得很怪异：不讲道理，爱生气，喜欢炫耀。但博士毕业的两个儿子。我曾经把他当作我的英雄；可是，却不能面对这样的父亲，老是他顶嘴，包括这次回去。真是不应该。

记得有一篇文章说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如果是100年，前50年父母是父母，后面的一半时光，子女则扮演了类似父母的角色。那年母亲节，和母亲通电话，40分钟，母亲和我“讨伐”父亲的时间占了大半。虽然母亲读书不多，我却感觉，老年的她更理智，并不常常和父亲一般见识，但父亲却常常得寸进尺，惹火她。我们兄弟更多向着母亲，父亲就抱怨自己被大伙孤立了，很不高兴。

我家祖传中医，他的医术甚高，常常药到病除，仁心为医，在豫南、江西、湖南一带颇有声望，常常有操着各色方言的人到乡下来求医。最近的一次是一个感冒的邻居来看病，父亲推辞不过，就给了看。结果，病人好了，父亲感染了感冒，住院1个多月才好。

关于跟随齐老的一段故事，既是父亲的自豪，也是他的烦恼。从北京回来的时候，他带回来了7张齐老

的画，可是到了1975年发洪水的时候，已经全部散失了。一个身居乡下的人，说自己是齐白石老人的弟子，无疑是挑战了人们的想象力。父亲曾经在多个场合被人质疑，甚至嘲笑。父亲说，其实新凤霞并不是齐老的最后一个弟子，他才是，并登记在册。后来，齐老去世，中国美协通知了齐老所有的弟子，其中包括父亲。可是，父亲当时在信阳中医进修班学习，并担任助教，没有能够去北京亲自为齐老送葬，这也是他心中的遗憾。

农历三月廿八日，是父亲的生日。我回去的时候在五角场的上海书城，他买了一本王铎的字帖，还有一套纪念齐老辞世五十周年的画册，其中画册

60元，包括齐老的各个时期的作品和年表等。其实，尽管我们从小就听过父亲讲这段故事，但是对其真实性却从来无从确定。这次我搬着画册，从齐老的夫人到秘书，再到住所的变化，一一问过来，父亲竟然回答得清清楚楚。不过，他不知道他离开之后不久，齐老就从文化部送他的住所搬回了老宅。老宅那边父亲也去过几次，是齐老安排他过去看看的。画册很重，我称了一下，两本有6公斤。父亲已经

没有足够的力气把画册搬来搬去，却兴致勃勃地看我替他翻看。

作为一家只是地区性专业性的慈善机构，西雅图儿童医院2013年劝募的总额在6000万美元左右。而根据网上的数据，李连杰壹基金在2010年上半年的劝募额是三千三百多万元人民币，中国红十字总会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接受了约合

上年总额9倍的捐款15.37亿元人民币，合现在的2.5亿美元。如此比较，这一家儿童医院的能量令人咋舌。美国人爱捐钱，早已不算是新闻。在儿童康复医疗方面，人们尤其乐意慷慨解囊。俗话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、成年的战场、老年的坟墓，至少在儿童这一块所见不虚。希望在将来，而儿童的将来未可限量。这也许是西方文化自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以来亘古未变的主题。相比而言，鲁迅曾经猛烈批判的二十四孝却是情愿牺牲幼小来孝养父母。东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差异，不能由一句话来判断是非曲直，如果能够相互取长补短，应该会是一种文化的双赢。

除了关爱未来的善心以外，社会制度的设计也是促进社会慈善的重要因素。基金会专门负责遗产捐赠事宜的Lorraine太太介绍，在华盛顿州，联邦政府、州政府等各部门对遗产的课收税率叠加起来最高可能会超过45%。出于减免税额的考虑，慈善捐助往往成为美国人的首选。在这个税务警察狠过刑事警察的国度，通过各项慈善活动减免

了父亲的日常税负已成为生活的常识。许多人会开着皮卡把家中的多余物品捐到慈善性质的二手商店，捐赠的存根在每年的报税季节都可以用作减免凭证。与遗产捐赠相比，这些只是小巫见大巫了。Ms. Lorraine负责的部门有专门的法务和精算人员，与捐赠家庭的律师或基金会作定期的沟通、制订合约的方案，很多捐赠个案几乎跟企业并购一样旷日持久。当然除却这些台面上的公事，更重要的还有与捐赠家庭感情上的沟通。前次提到那位裸捐了2亿美元身家的麦克唐纳先生，Lorraine太太与他保持了十余年的个人友谊。可配得上老话说：精诚之至，金石为开。

在2010年到2013年过亿的劝募资金中，37%都来自于个人捐赠，下至十块钱，上至千万元，聚沙成塔。如果再加上社会自发的、以个人社会圈子为中心的各种“基尔德”(Guild)组织的帮募，实际个人捐助的比例就会高达57%！而三年间各类企业的捐助只有9%而已，真可谓相形见绌。要知道，西雅图可是巨头公司云集之地。但有趣的是，即便如此，也没有在基金会听到任何对企业公司的抱怨和不满。毕竟企业首先是一个营利组织，不应该让它承担超越自身社会角色的义务。更何况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在一套良性运作的制度中所焕发出来的能量，已经让“舆论逼捐”丧失了存在的必要。(发自西雅图)

关于父亲，我一直还在潜意识中把他当作那个伴我在暗夜里行走的执灯人，留恋他的勇气、智慧和才华。可是，岁月却无情地把他改造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一个小孩子一样的老人。父亲需要的是一个成长起来，具有宽阔胸怀、宽容、温和、充满智慧的人，这个人是他的儿子，其实不就是50年前的他自己吗？

我爱父亲，从没说给他听，我希望能写一封信给他，告诉他我的爱。我的父亲，他叫朱芳国，他的父亲叫朱作斌，他的祖父叫朱医士。再往上，他也不知道了。

逢年过节，人们常挂在口头的口头禅有两句，一句是“恭喜发财”；一句是“祝您长命百岁”。最近，重庆发现了一位活过120岁的老人，一时舆论哗然，“什么世上活过最长寿的老人”屡见报端，可仔细阅读，却发现这些长寿老人

都很重视自我锻炼，每天晨练，晒太阳，在饮食上，重视吃粗粮，少吃肥肉，不喝酒不抽烟，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。最近读了太医的后代写的一本养生书，题为《病是自家生》，他们认为，很多病是病人无意识染上的，或者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。例如饮食习惯，提倡“金

字塔式”，即早饭要吃，但要少，中饭要吃得

好，而晚饭吃得少，甚至不吃，特别反对吃了就睡。宋朝时有个宰相赵甲，他写过一首“老人歌”，提倡老人七个少：少辛劳，莫神气；少发怒，养肝气；少熬夜，养经气；少忧愁，养正气；少猜疑，养血气；少嗜苏，养大气；少乱吃，养胃气。当时杜太后读后大加赞扬，不但把“老人歌”改为“老人经”，

还要求朝中上了年纪的大臣，天天诵读，“七少”老人经传到明代武宗张三丰，他有两句养生诗：“阴阳平衡是正道，勤奋好学接新缘。”他说：阴阳树，无根树，背了头是岸头，莫得风波坏了舟。树在了，开的花已经幽暗、衰败，所以人到老年，不应再贪荣华富贵，免遭大的挫折，撞坏了生命之舟。老人要活过百岁必须时时注意增寿，不能减寿。其实，人在年轻时，也要时时为增寿出力，经常读读“七少”老人经。

杨宝裕

话说增寿

话说增寿

话说增寿

话说增寿

话说增寿

话说增寿

话说增寿

话说增寿



三生石

(马妞对牛博士说) 戴逸如 文并图

惭愧，从林清玄散文里我才晓得三生石尚在人间，而且近在杭州灵隐！去了多少回灵隐，不光没见过，也没听人说过三生石呀。是，张岱文章我读过，那多遥远呀。他引的苏东坡文，更遥远了。唐光禄卿李愬遇难后，其子李源不仕、不娶、不食肉。惠林寺僧圆泽是他的知音……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并非男女情事，而是古人相约三生，真情守信的佚事。我到灵隐售票处询问，大叔拍下下巴指向一边从来被我忽略的岔道。通灵隐的大路人流滚滚，岔道却冷冷清清，对比强烈。我且问且走，遇一豪华茶馆，进门打听。大妈不答。点了杯茶，大妈才幽幽一指。呀，原来我已在三生石脚下！茶顾不得喝了，我踩蹬道，穿旷地，肃立在其貌不扬的传奇石前，似闻牧童扣角而歌：“三生石上旧精魂，赏月吟风不要论”……不要论，是，不要论，想论也无人可论呀！艳阳高照，春风和煦，我徘徊了约一小时，竟无半人光临！人们都涌去为眼前烧香了，谁还理会信守三生的蠢事！

有这由天然樱桃果实制成的润唇膏来得健康。美国畅销书作家迈克·波伦曾写过一本书叫《植物的欲望》，而英文原名是更为暧昧的 Botany of Desire，似乎译为欲望之植物更为贴切。书中讲述了苹果、郁金香、大麻以及土豆的故事，在作者笔下这四种植物都代表一种执念，它们分别是：甘甜、美

丽、陶醉和控制。香港女作家深雪的名作《樱桃街的礼物》，讲述一个香港女子的奇特感情经历，复线则是一对音乐天才的爱情悲剧。而所有人物的交集以及整个故事的关键则是一个叫作辛樱的女孩，毫无疑问，女孩的英文名就是 Cherry。一个都市言情故事，却因为深雪的奇妙布局而引人入胜，如一出悬疑剧。生死爱恨在平静间纠缠，是随时爆发的激烈。阅读的过程就仿佛是在吞咽一盆樱桃果实，真相揭露的刹那齿颊酸涩难言。

鲜红的颜色、心形的姿态，加上酸甜相激的口感，自然而然人们赋予樱桃的衍生意义是爱情。但是爱情决不是外表看来的那么简单，诱惑、占有以及争夺，樱桃色外表下，五味杂陈，须小心品尝。

樱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爱，而是欲望本身。

欲望的果实

欲望的果实

欲望的果实

欲望的果实

